

双诗新韵

放排工和他的妻子

(诗二首)

张国权

放排工

男性的勇敢
被凝固在流动的
和弦上
木排如箭
从季节的河流里
射出
冲刷出
令人惊奇的壮观

撑篙举起
割开了爱的切分音符
号子飞扬
敲打着情的组合音响
一曲山歌飘下来
砸痛了几多夜晚

一个顾不上睡觉的人
山歌粗野得
跟滴水一样豪放
嗓音在鹅卵石上
跌落一声声
叮咚着心的余韵
节拍在浪花上
腾跃一簇簇
变幻着力的呐喊

凭着江湖气概
风流了 三十六座码头
身怀绝技
征服了七十二节险滩
在留不下脚印的地方
留下了一个个精彩的特写镜头
把男人的价值
定格在
最惊险的情节上

妻子

她把一个女人的温柔
洒遍了弯弯河道的两岸
粗犷的排歌
野性的号子
便不再那样干咧嘶哑
陡峭的岩石上
刻下了女人的企望

那张飞流的木排
从女人充满诱惑的怀抱里
冲出来
带走了吊脚楼里
无所牵挂的日子
和猎枪上
那一股呼啸的力量

临别 男人用一个响吻
当作邮戳
把女人的爱寄走
竹制的旱烟斗里
燃起了女人的梦
和一缕剪不断的思念

于是 长篙上
每一滴溅起的水珠
都在女人惊讶的目光里
滴滴溜溜地转
险滩上
每一个拼搏的动作
都在女人摇荡的情怀里
热乎乎地颤动

男人走了
把一路弯弯曲曲的情节
发表在女人心灵的坐标上

新人推介

容芬,女,80后,笔名凌小汐、纪云裳。湘潭市作协会员,自由写作者,现居湘潭。出版作品《李清照传:世有一人,如美景良辰》《苏东坡传:我只是个有趣的凡人》等。

容芬

那样的暮色,专勾记忆的魂魄。
夏日的傍晚,太阳终于掉进了对面的牛背山,空气凉下来了,天地间渐渐有了蚊虫飞舞。
蚊虫们都是小小的个子,小得让人看不清模样。它们的翅膀一齐震颤着,发出嗡嗡的细微而又密集的声音,在暮色里,汇成一股黑色的气流。

打谷机还在响,声音此起彼伏,也在秋收的田野里搅起一个一个漩涡。稻谷被收割,被装满铁钉的滚筒打落,沙沙地落到机仓里。

“回屋吧,蚊子撞脑壳了!”田里有人喊。
慢慢地,声音稀疏了,打谷机停了,稻谷被撮进箩筐。田野里又响起了“唰,唰”的撮稻谷的声音,匀称而敦实,像一首永不跑调的歌谣。

我在耳屋里烧饭,眼睛看着门外,巴望着父亲母亲早些回来。天光又深了一层,灶膛里的火光就更亮了。火光越亮,我就越害怕。在乡间,鬼神之说,布满了每一个角落。那些老掉牙的故事,本是大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我却在耳朵里,却稳稳当当地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一片带刺的荆棘——我就那样被刺钩住裤脚,绊住心神。

在夜间,我经常狠狠一闭目,就能看到漫天的星星。不,应该比星星要小一号——细碎的,颤动的,游走的,旋转的,让人恐惧的一种巨大的密集,无边无涯,向我袭来。那种溺水的眩晕,刺痛双目,让人窒息。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但是那时候,它带给我的那些幽深的恐惧,无以复加。

我害怕的其实是奶奶。邻居们逗我:“奶奶还在屋里呢,你听,她在屋里开柜子了。”我怕得头皮发麻,大声嚷嚷:“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的奶奶在山上!”

我越想越害怕,奶奶就是在隔壁的小屋子去世的。她去世的时候,喉咙里含着一口浓痰——浓痰卡在里面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她就那样窒息而死。母亲告诉我,她给奶奶换衣服的时候,奶奶的喉咙里还一直咕嘟作响。奶奶的身子,小小的,蜷在一起,像一只僵硬的猫。

一只猫在耳屋顶上轻巧地跃下,衔着从簸箕里偷来的鱼。那些鱼是我用订书针从池塘里钓上来的,全是手指长的小鲫鱼。经过一天的日头,都快晒干了——它们安静地躺在簸箕里,张着干枯的嘴巴。它们也是尸体,但我不害怕,我把它们当成了食物,当成稻米一样的植物型灵魂。

灶上煮的是新鲜的稻米。稻米白胖、清香,在锅里

不断地翻腾着。饭开了,我兴奋地、迫不及待地吧灶膛里的火捣熄,然后用火钳将燃烧得通红的木炭放在锅盖下,以此借助木炭的热量,把饭捂熟。这也是我在恐惧之下学会的无师自通的本领。

饭要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蹲在池塘边,等父母回家了。

地上的蚂蚁也要回家了,它们排着队,不急不缓地往树下洞穴里爬。暮色堆积在地上,厚极了。我终于看到父母回来了。他们抬着打谷机,从山脚下出来了,在田畦上出现了……我眼尖,远远地就喊,“妈——妈——”

母亲的头瓮在打谷机的谷仓里,她答应得声音也瓮声瓮气的,“哎——哎——”

我奔跑起来,体内像藏了一阵小风。我腿脚利索,手中的树枝也利索地摇晃着,发出“呼呼”的声音。蚊虫在我耳边飞舞,它们有些撞在我脸上,有些干脆就钻进鼻子里。

回屋后,母亲开始切菜,菜刀在砧板上温柔地扭动着。父亲坐在窗口抽旱烟,他粗糙的手指,正无比娴熟地卷起一支喇叭筒。灶上米饭的香气浓郁了起来,我内心的恐惧一下就被驱散了。

我重新坐回灶边,往灶膛里塞着针叶松。“放大柴,松毛毛有灰呢。”母亲要炒菜了,把一口大铁锅架到了灶上。她说的大柴,就是柴堆里那些大块的木柴,有树干,有树干,当然,其中也有奶奶的木床板。

那些床板因为年代过久,已经变成了黑色,边缘腐朽,燃烧的时候,像是带着奶奶腐朽的体温——我用火钳夹着它们放在灶里时,它们也会在灶里冒出一缕一缕蓝色的烟,然后升腾到漆黑的屋顶。

屋顶太黑了,全是黏黏的柴灰,沾着油烟,就成了一种独特的脏烟灰,经常会往下落。

记得有一个爱干净的亲戚——有一年冬天,他到家里来做客,外面落了雪,他坐在灶边烤火,母亲烧的是松针,松针在灶膛里噼啪燃烧着,火极大,火苗舔到身上,热乎乎的。那个亲戚就一直拍打着肩膀——为了掸掉松针灰。于是,母亲烧了一天的火,他也坐在灶边拍了一天的灰。

长大了,自然就离开了老屋。

而在那个小小村落之外,吃着稻米长大的我,念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去远方的我,早已在三十多年前的清晨,成为了田野中歉收的籽实——三魂七魄,一半守候故土,一半漂泊城市,用每天的暮色洗濯身体,并期待着它们汇合——是元神归位,也是颗粒归仓。



伏波岭记

张雄文

唐人刘禹锡吟哦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固执地以为指的便是涪口伏波岭。

微雨的清晨,涪江像一个“浓睡不消残酒”的女子,慵懒躺卧在青春湿漉漉的天宇下,被天地间漫无际涯的苍翠柔软拥覆。我披裹堤岸上香樟漫溢而下的芬芳,沿北岸迤迤而行,将自己想象成唐代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二月踟蹰江边的杜甫,一串沉甸甸的诗句也随之涌上心头:“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瓮余不尽酒,膝有无声琴。圣贤两寂寞,眇眇独开襟。”

遭逢时艰,身世飘蓬,杜甫笔下的《过津口》不免抑郁而沉闷,与我此刻探幽访古的闲适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诗家不幸涪口幸”,犹如沙鸥一般漂泊的诗圣能遁入涪口,戚戚然徘徊江岸绿荫下,却是涪口的大幸。簇新的村居高高低低,恬然散落江岸。袅袅升腾的炊烟间,我似乎看见了从盛唐淌溢而来的一缕诗意在漫漶,也似乎明白了居株洲酃野的涪口,多年前何以突兀而出,成为远近知名的“中华诗词之乡”。

缓步遐想时,岸边突现一处葱绿掩映的深潭,潭的另一侧紧挨石壁陡崖。同行友人望着不高的崖顶,欣然说,伏波岭到了。我心内一震,四野漫溢的文气似乎陡然消隐,一股森然剑气扑面而来。

中学时代,偶然读到孙中山挽蔡锷的句子“万里间关马伏波”,翻检资料后,我头一回知晓了“西破陇羌,南征交趾,北击乌桓,累迁伏波将军”,世称“马伏波”的东汉名将马援。《三国演义》中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的蜀汉五虎将之一“锦马超”,便是其颇有乃祖遗风的后裔。掩卷沉吟,不免神往于马援驰骋疆场、立功万里外的壮阔人生。

到涪州工作后,得悉马援曾屯兵郊县涪口的伏波岭,似乎自己与它瞬间有了某种交集,亲切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遗憾的是,伏波岭近在咫尺,我却懈怠起来,一直不曾登临探访。直到今天才算成行,真切立在岭下,感受着森森扑面的剑气。

我与友人辗转寻路,踏上青树荫覆的青石板台阶,又拾级而上,置身于岭上草木的葱碧间,似乎自己的脚印已与两千多年前马援的某个脚印重合,脸上一时端庄起来。

伏波岭确乎不高,与同处湖湘大地的南岳衡山之峻拔、雪峰山之嵯峨不能比,上山的台阶不过几十级,脚力未软已登极顶,最多算是隆起的小丘。披风岭上时,却也一望空阔。脚下的涪江汨汨滔滔,在不远处汇入湘江,又翻滚着浪涛,蜿蜒北去;四面群山逶迤,起伏伏伏,像东海暮然倒灌而来,卷起一堆堆刺破苍穹的巨浪;烟雨迷离中的涪口古镇尽收眼底,它似乎有马援的大将之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娴静若闺中处子,安谧端坐群山之间与晨风之下。

转过身来,便是剑气漫溢的原点——伏波庙。庙宇也不大,红墙青瓦,古朴雅致,屋顶两侧的山墙格外醒目。门前挺立两株卫兵似的大树,亭亭如盖。庙内马援的塑像威严而立,目光如炬。我与它默默对视良久,内心颇为激荡,似乎终于见着了久仰的偶像。马援当年“伏波”的一幕幕也穿尘封册页而出,耳边似乎隐隐有了“鏖鼓铮铮,金铁皆鸣”的声响。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今属越南北部的交趾郡发生叛乱,光武帝刘秀闻报,急拜善战的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千里南征。马援旌旗南指,一举平叛。往返时,或许见涪口“雄关控北流”,他便在这里屯营。邑人为纪其事,将屯兵的无名山丘命名为伏波岭,又集资建庙宇,供奉香火,千年不绝。

马援为后人景仰的不止平叛之功,还有其“马革裹尸”的家国情怀。他曾慨然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耿耿丹心,惊天地而泣鬼神。

毛泽东对此感佩不已。早年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学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中意境显然源自马援的话。多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将军不愿去艰苦的非洲工作,毛泽东得悉后说:“我建议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后汉书》里的《马援传》。”又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巧的是,毛泽东也曾登临涪口伏波庙。1926年,涪口一带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伏波庙成为农民协会的办公场所。翌年2月,毛泽东顶着料峭寒风,来到涪口考察农民运动,随即登上伏波岭,在庙内召开了工农商各界骨干座谈会。当他在剑气漫溢的庙宇中慷慨陈词,鼓励农运骨干奋起革命时,或许想到过马援的“穷且益坚”与“马革裹尸”。在毛泽东下山后不久,杨得志、晏福生、刘先胜、杨梅生等人先后别离乡关,走上革命之路,最终成为共和国闪烁的开国将星,也将马援的英雄气散逸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步出伏波庙,天空又飘起了雨丝。已辟成公园的伏波岭上,楼阁、雕塑、翠柏与满地奇花异草挨挨挤挤,在雨中静默而陈,伏波岭似乎更为矮小与局促了。但须臾间,它在我眼前陡然峭拔起来,且似乎愈来愈高,耸入九重云霄。我知道,这是因了一代忠勇的名将马援……

简见集

杨凌

8月8日,东京奥运会如期落下帷幕。

在群星璀璨的金牌得主里,最让人动容的,往往是那些为了梦想一直在坚持的老将。哪怕他们不能登顶夺冠,但那颗执着的冠军心常常让人眼泪破防。

竞技体育是很残酷的,一切拿成绩说话,而大龄常常是好成绩的拦路虎。当那些妈妈运动员、爸爸运动员甚至奶奶运动员能够夺牌,天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34岁的刘虹,中国女子竞走界的领军人物,四届奥运老将,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冠后退役,回归家庭,2018年底复出。每天训练超过40公里,每周穿破一双鞋,2020年更是带着4岁的女儿到云南昆明高原训练。在东京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项目中,她获得一枚宝贵的铜牌。这枚奖牌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已经



刘本楚

小溪从莽莽群山茂林深处的岩窝里涌出,流成叮叮咚咚的节拍,潺潺涓涓的旋律,如一曲婉转悠扬的《二泉映月》,从纱帽山下的村前淌过,流向沅江。

小溪从春风里走来,托着林海的绿波,集聚深壑的涧流,把温暖的浪漫流进村院,把甜润的春曲灌进农舍。小溪边上的人们,在春风暖意的热流拱动中,早早地起床了,纷纷来到小溪边,任春情满怀的晨风,撩拨着长长飘飞的秀发,把姑娘和小媳妇们红润的脸蛋,吹出生动的气韵。年长的妇人们,脸上堆满柔情,那深深浅浅的笑意酒窝里,闪烁着千思万虑的光亮。高高扬起的棒槌,把石板上的衣服捶得踏实,捶得响亮,捶出了生活的殷实,捶出了生命的火花。

一位妇人在笑声中说:“这回红薯加工厂又发了两套新式工作服,质量比先前的强多了……”又一位小媳妇接过话头:“那厂里抓得紧呀,我家里那酒鬼,昨晚连酒都不敢喝,又加班去了。”这时,从溪桥上传来一位后生的话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通往我们红薯基地的两条公路,全都硬化了,峰顶的路也

老将不老,梦想永恒

不需要用它的颜色来定义。

在本届奥运会上,年龄同样超出30大关的金牌得主有:37岁的81公斤级举重冠军吕小军,他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年纪最大的举重冠军。

32岁的巩立姣获得女子铅球冠军,她说:“这一天我等了21年,我训练了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这不就实现了吗?”

33岁的马龙,乒乓球双圈大满贯,他的成功秘诀只有8个字: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58岁的倪夏莲,代表挪威出战的乒坛常青树,凭实力拿到第五次征战奥运的入场券。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尊重的对手和朋友。比如40岁的德国乒乓名将波尔,从刘国梁到樊振东,一个人对抗国乒四代球员。

为了梦想,全力以赴。这些不以年龄为限、一直为梦想而战的优秀运动员,触动我们的不只是漂亮的成绩单,还有和年

龄作战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普通人对于年龄的认知,往往呈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年轻时的放纵,一种是年龄大时的焦虑。

年轻时的放纵,比如表现在家长对自己的熊孩子,不立规矩,反而诸多包容;他还是个孩子,跟他计较什么?一句话轻轻带过。年纪大时的焦虑,突出表现在年纪稍长,一般是超过35岁时(各种公开招聘的年龄限定),大家就坐立不安,暗自发问:我都这么大年龄了,努力追求会有回报吗?

这些重回巅峰的运动员,他们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以梦为马,全力以赴,在梦想和坚持面前,时间也会让步。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冠军,但只要我们怀揣梦想,不抛弃不放弃,坚定不移向前走,就一定会遇到更好的自己。而这,也许就是生活最大的意义。

聆听小溪的歌声

听着溪流的歌声,品味着意味深长的生活。

小溪从秋色里走来,荡漾着金色的稻浪,把满山烂漫的秋意流成动人的风景。溪边的片片竹林,在秋风里摇曳,腾飞的黄叶在风力的舞动中飘落水面,如同只只轻巧而灵动的小船,摇荡出一曲曲“船歌”。溪岸几树彤红的柿果映入清流细浪,如朵朵盛开水面的红花,仿佛弹奏起《映山红》的曲音,伴随溪水的长浪,久久流淌。坝潭高处块块岩石上的流泉,滴成了《泉水叮咚响》的清脆歌声。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去?带着我们的心愿,唱着心中的歌儿,把乡村振兴的梦想流向远方。

小溪从严寒走来,不畏冷冽的寒风,把冰雪融化,不弃万涓涓细流,把细流汇聚,纵然曲折逶迤,依然唱出壮健、从容、舒坦、自然的歌,为春潮蓄力,为春歌发声。

片片竹叶似小舟,细浪腾波风流走。政策归心顺民意,乡村美景满溪流。”冬日里的牧童,唱起了新编的山歌。歌声声浪,在大山中回响,在小溪里流淌。

开通了。这乡村振兴呀,真的要兴旺起来啦,你们的老公再也不用肩挑背负了。”妇人们的棒槌扬得更高,捶得更响了,随着棒槌飞扬的水花,把溪流的清波溅起了朵朵浪花,点缀着个个音符。小溪的歌声更加荡漾起婉转与悠扬。

小溪从夏阳里走来,澎湃着哗哗啦啦的强音。激动人心的旋律,把清凉流进锅碗瓢盆,把鲜活注入昂扬的心房。小溪村院的人们,在火热中,把汗水凉进溪流,将犁头沁出清浪。从田地山林里回来的老少爷们,坐在溪边的石头上,点燃一支香烟,吐出满口满口的岚烟,与溪岸的柳丝、花草、绿叶缠绵。一位老汉深情地感叹:“袁隆平走了,他种下的稻种常在,这田地呀,还是要耕种的。荒芜了土地,种子能在何处发芽?”

“是呀,荒了田地,农人的根又扎向何方?我看呀,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应该忘了家园啊!”另一位老者接过话题。一群小鸟拂过水面,如个个音符在跳跃。欢跃的鸟儿呀,伴着溪流两岸的绿林与解乏的爷们,正静静地聆

